

留守流动经历大学生核心自我评价 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状况间的中介作用

谢其利^{1,2}

1. 贵州师范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贵阳 550018; 2.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湖北省人的发展与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

【摘要】 目的 探讨童年期流动、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领悟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的现状和相互关系, 为改善童年期流动、有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 524 名留守经历(留守组), 223 名流动经历(流动组), 182 名既有留守又有流动经历(留守+流动组), 1 161 名普通大学生(普通组)的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和领悟社会支持。**结果** 有流动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和领悟社会支持得分与普通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 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家庭支持得分均低于普通组和流动组(P 值均 <0.05); 留守+流动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领悟社会支持得分均低于普通组和流动组(P 值均 <0.05)。4 个群体中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领悟社会支持间均有统计学意义相关(P 值均 <0.01)。在 4 个群体中, 核心自我评价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关系间均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结论** 童年期流动经历对大学生心理状况无负面影响, 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心理状况有持续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 自我评价方案; 社会支持; 健康状况; 精神卫生; 学生

【中图分类号】 B 844.2 R 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7)03-0381-04

Mediational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migrant or left-behind experience/XIE Qili.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Center,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55001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possible role of core self-evaluations in the association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migrant or left-behind experience. **Methods** A total of 524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223 with migrant experience, 182 with both left-behind and migrant experience, as well as 1 161 without migrant or left-behind experience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s on mental health,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Results** Mental health,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with and without migrant experience ($P>0.05$); Mental health,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mong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both left-behind and migrant experience were lower than students with migrant experience and control students ($P<0.05$). Mental health score,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P<0.01$). Core self-evaluations played a mediational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in all students. **Conclusion** Childhood left-behind experience negatively impact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uring early young adulthood, while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f childhood migrant experience are found in this survey.

【Key words】 Self-evaluation programs; Social support; Health status; Mental health; Students

截止到 2010 年底, 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约 6 102.55 万, 流动儿童 3 581 万, 这是数量巨大、值得关注的群体^[1]。留守经历对儿童心理、行为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2-4], 而由于流动儿童家庭结构相对完整, 流动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比留守儿童小^[4], 但是其心理健康程度仍然较低^[5]。已有研究表明, 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心理健康有持续的负面影

响^[6-10], 但是目前只有极少的研究探讨流动儿童成年以后的心理状况^[11]。社会支持系统^[6,12]和个体对自己的认知评价(如自尊、核心自我评价)^[13-14]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相对于留守儿童而言, 流动儿童的家庭支持占优势^[6], 这种社会支持情况是否会持续到儿童成年后值得探讨。本文探讨留守、流动儿童成年后的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状况以及心理健康的关系, 以了解童年期留守、流动经历的长期影响。

【作者简介】 谢其利(1981-), 男, 贵州遵义人, 在读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与学校心理学。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7.03.019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5 年 9 月, 以班级为单位, 采用整群抽

样、自愿参加的方式在贵州 13 所高校发放问卷 2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090 份,有效率为 90.87%,平均年龄为(20.61±1.41)岁。其中男生 884 名,女生 1 163 名,性别信息缺失 43 名;大一学生 866 名,大二 650 名,大三 544 名,年级信息缺失 30 名;文科类专业 1 131 名,理工科类专业 931 名,专业信息缺失 28 名。选取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标准:童年期间(0~16 岁)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由父母亲单亲照顾或托付给其他人照顾 6 个月以上,家庭来源为农村^[1]。选取农村流动经历大学生的标准:童年期间(0~16 岁)随父母双方或一方到打工地就读 6 个月以上的经历,家庭来源为农村^[1]。根据上述标准将本次调查的大学生分为 4 组:(1)留守组 524 名,指童年期间只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2)流动组 223 名,指童年期间只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3)留守+流动组 182 名,指童年期间既有留守经历又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4)普通组 1 161 名,指既无留守经历也无流动经历的大学生。

1.2 工具

1.2.1 一般健康问卷^[15] 问卷共 12 个条目,积极和消极条目各 6 个,采用 4 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对反向积分题目进行转换后计算总分。总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总分>15 分提示有心理问题倾向。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2。

1.2.2 核心自我评价问卷^[16] 量表由 Judge 等编制,用于评定个体对于自我、世界观及他人持有的一种基本的、基础的价值判断。问卷包含 10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4=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明个体对自己的评价越积极。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4。

1.2.3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17] 量表含 12 个自评项目,测量个体领悟各种社会支持源的支持程度,采用 7 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量表分为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他支持 3 个维度(根据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原量表中的“领导”修改为“老师”,“同事”修改为“同学”),修改后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和全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分别为 0.87,0.81,0.83 和 0.91。

1.3 调查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测试,由具有心理测量学知识的教师统一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自愿参加,参加学生按自身实际情况匿名独立作答,当场回收和核对问卷。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1.0 和 AMOS 2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独立样本差异检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不同组别大学生各研究变量的差异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 4 组大学生各变量得分,结果表明,在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家庭支持和其他支持方面 4 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进一步检验表明,留守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家庭支持得分均低于流动组和普通组(*P* 值均<0.05);流动组和普通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留守+流动组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支持得分均低于普通组,除朋友支持外其他维度得分均低于流动组(*P* 值均<0.05)。见表 1。

表 1 不同组别大学生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得分比较(̄x±s)

组别	人数	心理健康	核心自我评价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社会支持总分
留守组	524	2.33±0.32	2.78±0.35	4.93±1.07	5.03±1.06	4.82±1.13	4.94±0.94
流动组	223	2.27±0.31	2.85±0.37	5.11±1.03	4.91±1.04	4.82±1.03	4.96±0.88
留守+流动组	182	2.37±0.31	2.77±0.38	4.86±1.22	4.84±1.12	4.62±1.24	4.83±1.01
普通组	1 161	2.29±0.34	2.83±0.38	5.12±1.06	5.01±1.04	4.87±1.11	5.01±0.91
<i>F</i> 值		4.48	2.95	5.91	1.90	2.69	2.25
<i>P</i> 值		<0.01	<0.05	<0.01	>0.05	<0.05	>0.05

2.2 不同组别大学生各量表的相关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法计算各量表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 4 个组别中社会支持与核心自我评价均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24~0.34,*P* 值均<0.01);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均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39~-0.26,*P* 值均<0.01);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r* 值分别为-0.71~-0.53,*P* 值均<0.01)。

2.3 大学生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及中介效应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为综合考察各变量的相互影

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检验。在 4 组大学生中分别拟合中介模型,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18]。拟合指数表明,模型在各个群体中均拟合良好,中介效应模型在 4 个群体中均成立,具体的拟合指标见表 2。在 4 个群体中,当核心自我评价进入模型后社会支持的直接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在 4 个群体中核心自我评价在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间均发挥完全中介效应。见图 1~4。

表 2 不同组别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模型拟合指数

组别	χ^2 值	df 值	χ^2/df 值	NFI 值	IFI 值	TLI 值	CFI 值	GFI 值	RMSEA 值
留守组	54.69	24	2.27	0.97	0.94	0.96	0.98	0.97	0.05
流动组	69.36	24	2.89	0.90	0.93	0.92	0.93	0.92	0.07
留守+流动组	70.56	24	2.94	0.91	0.90	0.89	0.92	0.90	0.09
普通组	57.84	24	2.41	0.98	0.97	0.98	0.99	0.99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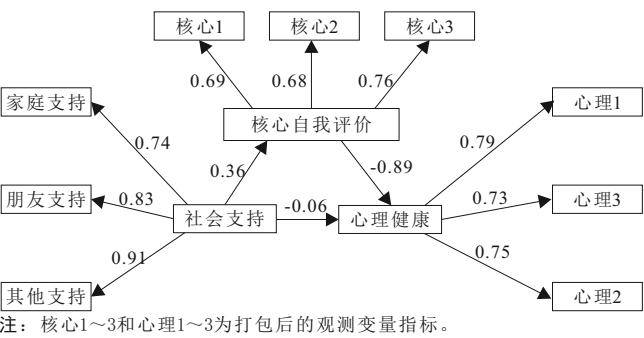


图 1 留守经历组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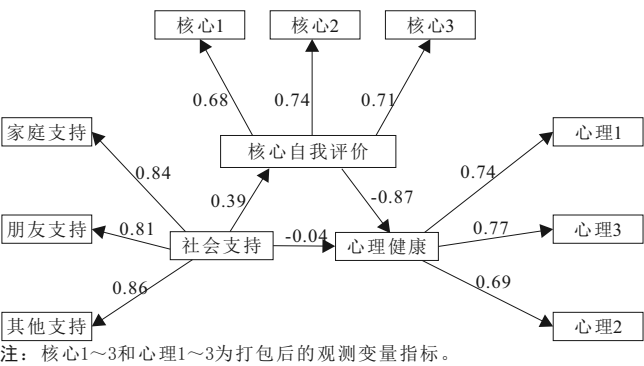


图 2 流动经历组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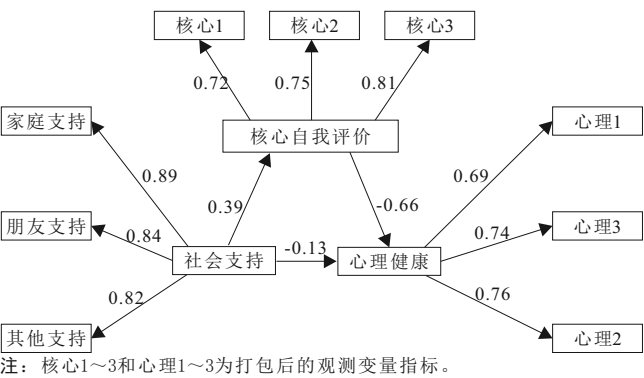


图 3 留守+流动经历组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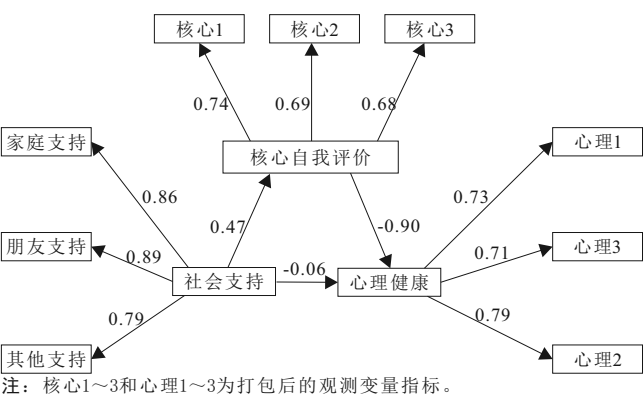


图 4 普通组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因素中介模型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社会支持、核心自我评价和心理健康与普通大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童年期流动经历对大学生的心理并无明显的负面影响。流动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社会支持均优于留守经历大学生,与已有研究结果类似^[4,11],表明相对于留守儿童,随父母流动对于儿童的长期发展更为有利。留守经历大学生心理健康、核心自我评价和社会支持低于流动经历和普通大学生,表明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心理状况有持续的负面影响,进一步验证了已有的研究^[6-10]。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既有流动经历又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核心自我评价、社会支持在 4 个群体中是最差的,可能因为个体既经历了和父母的分离,又经历了与原来熟悉的外部环境的分离,这种家庭内部和外部环境均产生改变的经历让这部分个体的适应更加困难。

在各个群体中核心自我评价、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积极的核心自我评价和良好的社会支持会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6,12,19]。社会支持对各群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是通过核心自我评价的影响间接产生的,表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提高大学生的核心自我评价从而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由于童年期留守经历(包括同时有流动经历)的大学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较低^[6,19],缺乏来自家庭重要他人的积极外部反馈,个体的核心自我评价也较低。低社会支持和低核心自我评价相互作用,进一步导致心理健康水平较差。提示可以通过这两个方面的改善提高这两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同时,流动经历对大学生成年后的影响较留守经历更为积极(但是同时有留守和流动经历对个体的发展更为不利)。提示家长、学校和相关部门应该尽量创造条件,让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时将子女带到其务工的城市接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家庭功能的损伤对心理发展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4 参考文献

[1] 全国妇联课题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J].中国妇运,2013(6):30-34.
[2] 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38-150.

- [3] 陈京军,范兴华,程晓荣,等.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功能与问题行为: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4,22(2):319-323.
- [4] 申继亮,刘霞,赵景欣,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31(1):108-116.
- [5] 刘霞,赵景欣,申继亮.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机制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J].心理学报,2013,45(5):568-584.
- [6] 谢其利,宛蓉,张睿.农村留守经历大学新生自尊、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与孤独感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5,36(2):236-241.
- [7] 温义媛,曾建国.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人格及心理健康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10,26(2):146-147.
- [8] 杨雪岭,冯现刚,崔梓天.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3):227-233.
- [9] 李晓敏,罗静,高文斌,等.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负性情绪应对方式自尊水平及人际关系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2009,17(5):620-622.
- [10] 刘成斌,王舒厅.留守经历与农二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J].青年研究,2014,(5):23-32.
- [11] 张英,彭立春,袁克俭.留守和流动经历大学生心理状况比较分析:基于湖南某大学大一新生的问卷调查[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
- 践,2015,7(4):143-146.
- [12] 何安明,惠秋平,刘华山.大学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感恩的中介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5,23(1):150-153.
- [13] 黎建斌,聂衍刚.核心自我评价研究的反思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10,18(12):1848-1857.
- [14] 曾小娟,蒋浩,李永鑫.农村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与心理弹性、核心自我评价[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12):947-950.
- [15] 郭莲舫,张明园.精神卫生学[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15-22.
- [16] JUDGE T A, EREZ A, BONO J E, et al. Are measures of self-esteem, neuroticism, locus of control, and generalized self-efficacy indicators of a common core construct? [J]. J Person Soc Psychol, 2002,83(7):693-710.
- [17] 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22-124.
- [18] 邱皓政,林碧芳.结构方程模型的原理与应用[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 [19] ZHAO J J, KONG F, WANG Y H. The role of social support and self-esteem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yness and loneliness[J]. Person Indi Differ, 2013,54(2):577-581.

收稿日期:2016-09-02;修回日期:2016-11-02

(上接第 380 页)

“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农村各方面的发展滞后,导致进城务工者家庭收入低、教育程度低和社会参与度低的社会现实;进城务工者所在聚居区的特有文化以及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共同塑造了家长落后的观念和行为习惯^[9]。所以,需要依靠整个社会的改革和进步,融合结构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干预项目,从根本上改善进城务工者群体的发展状况。政府可以尝试有效整合教育、劳动保障、妇联、人口计生等相关部门的资源,构建并实施进城务工者家庭婴幼儿照顾和综合服务体系^[9]。

4 参考文献

- [1] 沈芳.不同教育环境学龄前流动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32(3):305-309.
- [2] 刘靓,李江勤.城市流动儿童心理问题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3,33(7):168-169.
- [3] GOODMAN R.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 2001, 40(11):1337-1345.
- [4] 寇建华,杜亚松,夏黎明.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父母版)上海常模的信度和效度[J].上海精神医学,2005,17(1):25-27.
- [5] 王特.城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发展促进研究[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5,31(4):80-82.
- [6] 张巧玲,张曼华,来源,等.北京市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8):1237-1239.
- [7] 王晓芬,庄云.3-6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同伴交往能力的发展特点[J].学前教育研究,2012(9):29-34.
- [8] 吴新慧.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社会融入状况:“社会排斥”的视角[J].社会,2004(9):12-14.
- [9] 张瑞瑞,冯晓霞.社会文化视角下农民工家长投入子女学前教育现状与特点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16(4):25-34.
- [10] 李会丽,陈琦.农村流动儿童心理弹性与亲社会倾向关系的研究[J].校园心理,2016,14(1):9-11.
- [11] 欧阳岚.学龄前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J].学前教育研究,2008(1):69-71.
- [12] ROZA S J, HOFSTRA M B, ENDE J V D, et al. Stable prediction of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 based on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childhood: a 14-year follow-up during childhood,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J]. Am J Psychiatry, 2003, 160(12):2116-2121.
- [13] COSTELLO E J, MUSTILLO S, ERKANLI A, et al. Preval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 Arch Gen Psychiatry, 2003, 60(8):837-844.
- [14] PATI S, DANAGOU LIAN S. Immigrant children's reliance on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in the wake of immigration reform [J]. Am J Public Health, 2008, 98(11):2004-2010.
- [15] 张晓,陈会昌,张银娜,等.家庭收入与儿童早期的社会能力: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心理学报,2009,41(7):613-623.
- [16] 李鹏举.流动幼儿学前教育现状调研[J].新西部,2015(24):28-31.
- [17] 成玲.规范农村民办园管理行为,还孩子一个幸福童年[J].中国校外教育,2013(12):150.

收稿日期:2016-09-09;修回日期:2016-11-23